

# 木刻师梁安经的雕刻人生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黄祥

“父亲高大的个子，屈身于狭窄的工作间里，粗黑长满了茧子的手，雕起木来却像绣娘飞针走线那般的快速灵活。”梁安经说，父亲梁居爱对于木工雕刻的热爱是天性使然，“父亲12岁那年，他看到有做这一行的师傅，就深深被吸引住了，就开始求师学艺。”

梁安经回忆，父亲告诉他，小时候为了习得雕刻技术，常常白天干农活，夜晚就到师父家里去求学，那时候没有鞋穿，一双脚常在夜色下踩到石子被磨破。但骨子里的那份执着和对艺术的热爱，终于让梁居爱成长为一名当地知名的雕刻师。

“家里有喜事，需要雕刻家具，附近村庄的人都会来找他，也算是远近闻名了。”时至今日，梁安经忘不了的，是父亲梁居爱在刻作时认真的神情，这对他也影响至深。

从刚懂事起，梁安经也爱上了这一行，继承了父亲艺术天赋的他，在学习的道路上也颇为顺利，对雕刻的理解入木三分，举一反三，一脉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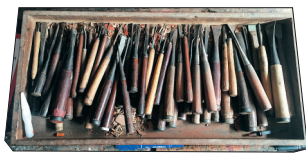
## 巧手匠心 雕出远近闻名

梁安经的刻刀就放在工作室桌面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，100多把刻刀整体排列。有的刻刀柄上的新漆还没褪去，有的已经梁安经之手创作出了无数作品，依旧锋锐有力。

古人云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，在梁安经看来，这个道理放在他的雕刻事业上，那就是：“木不雕，不成形”。

任何一块木头都是一粒种子崛起于大地之上，凝聚天地精华，任凭风吹雨打才能成器，这本身就是自然的造化之力。在此基础上，顺其自然纹路，琢出艺术之精髓，一块块没有生命的木头作为雕刻师对美学理解的介质，体现出木雕的灵魂之美。

“这是一幅《百鸟图》，里面大大小小的鸟有近百只，在设计的时候，我给每只鸟都刻画了不同的形态。”在工



梁安经的雕刻刀。

作室的墙上，一幅约有1.5平方米的《百鸟图》是梁安经半个月之前画下的。

所有的雕刻作品，都要先用手工在纸上绘制出大样，再依据样子进行雕刻。绘制《百鸟图》时，鸟儿的各种形态既要体现，又要有足够的面积用于雕刻，梁安经呕心沥血地依据生活经验及想象，将近百只鸟儿的生活习性、动态之灵活和静态之沉稳描绘得栩栩如生。

根据画的大样，梁安经又选取了同样面积的木板，将大样上的画面刻成浮雕。“要说难，并不难，但是需要耐心。就这样一幅《百鸟图》，需要潜心三个月才能完成。”梁安经坦言，自己喜欢雕刻的原因，也正是这份工作所带给他的心无旁骛和静谧舒适，“那一刻，我只沉浸在自己思考的世界里，外面的事再闹、再杂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”

此外，梁安经也擅长于雕刻佛像。从客人的描述，到一尊佛像的出炉，要经过选木头、画线、雕刻、上色等好几个步骤，结合海南文化的深厚底蕴，将各式各样的公祖、佛像惟妙惟肖地雕刻出来。

在梁安经的双手上，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刀疤，曾是他雕刻时负伤的佐证。也是这些伤疤，让他在多年的雕刻中成为了一名功底深厚、远近闻名的师傅。

在从事雕刻艺术的近40年的年头里，他为来自定安、海口、屯昌、文昌、澄迈、琼海等省内多个市县及广东、湖南的客人雕刻了400余件木作品。

## 矢志不渝 倾心相授望得传承

夕阳懒散地洒在定安古城，也让梁安经工作室增添了一份暖意，迎着阳光照耀，梁安经依旧一个人埋头

创作。

在采访中，梁安经反复向记者提到，现在的木工雕刻师已经很少了，而这项手工技艺，永远有它值得流传的价值。

拿一块器械雕刻出的画作，再拿一块梁安经手工创作的浮雕，二者一对比，精细程度便一目了然：机器雕刻虽然快速，节省人力，但无法像人工雕刻一般，做出浮雕里需要镂空处理的细节。少了这个细节，浮雕就不立体，不逼真。这也正是人们更青睐于手工雕刻的原因。

而梁安经也愿意把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。

最先学习到梁安经手艺的是他的二儿子梁定武。儿子沉稳的性格像他，在成长的路上，也如同他当年一样，自然而然地爱上雕刻。梁安经雕刻出的行书作品，仿若毛笔在木面上行走，自然流露，干净大气，不着一丝雕刻的痕迹。正是这份与艺术的灵通，也使得梁定武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，现在的梁定武还未专职从事木工雕刻，但让梁安经欣慰的是，自家的这份艺术信仰后继有人。

不仅是对自家人，外人来找梁安经学习，他也倾心相授：“艺术不属于某个人，应该要无私地把它传承下去。”

定安古城的一名小男孩特别喜欢梁安经的雕刻，时常在旁边仔细观看，还经常帮着梁安经打下手。梁安经则不吝于向他传授各种雕刻技巧。

对艺术的领悟是天生的，但后天需要的是人们的耐心和沉静。梁安经这样告诉记者，在喧闹的时代，一名雕刻师需要内心平静，才能刻出有趣的作品。

创作之余，梁安经还爱上了阅读。为了“保鲜”，梁安经买来了许多学习的杂志，一本本《艺术天成》，成了他平时最爱翻看的读物：“我的刻刀都没有生锈，我更要去学习。”

言罢，梁安经的目光，又落回到了桌上的那盒刻刀上，是刻刀，给他的艺术信仰刻出实体，让这一份指尖上的技艺永久流传。■

## 触类旁通 木刻艺术浑然天成

梁安经的雕刻工作室在定安县定安古城，古朴的老城已有500多年的历史，正因年岁足够久远，也被蒙上一层庄严与怀旧的意味。无论平时的定城有多喧闹，但一走进古城，一股古韵的静谧扑面而来，漂浮的心极易在此沉淀。

梁安经时常就坐在雨后的工作室门口，细嗅着雨点拍打地面散发出的清新泥土味，心无旁骛地沉醉于雕刻艺术中。

从绿肥红瘦到连山缟鹿见，从枝头三两朵到月上柳梢头，从文艺范儿的各式画作，再到庄重的佛像，梁安经把弄着各式刻刀，将一幅幅平面画作立体地复刻至木板上。梁安经没读过专门的美术专业，可关于雕刻的一切，他都能用刻刀灵动地呈现出来。

“我的这一切技艺，都传承于我的父亲。”梁安经的思绪回到了50多年前。

父亲之于梁安经，不仅仅是父亲，更是他雕刻艺术的启蒙老师。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梁安经，自懂事起，就在无数个夜晚，陪伴父亲在烛火下凿木镌刻，细疏纹理。

定安民间木刻师梁安经从父亲那里学到木刻的活儿，从此与木刻结下终身之缘。作为一名木工雕刻师，与其说雕刻是梁安经的工作，不如说是他的生活方式，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——

人们眼里的梁安经，是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人。

63岁的他，手持刻刀，带着一副金色边框的老花镜，坐在小木头板凳上，弓下身去，对着一块块木头敲打、细刻起来。

经过他的手，从枯燥乏味的木头，到转身变成各式木雕作品，从诞生到栩栩如生，被镌铸上灵魂、被赋予了生命。

正在工作中的梁安经。



梁安经雕刻的作品。